



· 新疆文学 ·

作者沙敖(R.B.Shaw, 又译作罗伯特·沙敖, 生于1839年, 卒于1879年) 身份非常。他是在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空前发展之时来到印度淘金的英国人。英国人早已喜欢并完全离不开东方的茶叶, 从遥远的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曾使英国对华贸易出现巨大的逆差。19世纪40年代, 让大英帝国特别鼓舞的是, 终于在印度成功地引种了茶叶, 利润颇丰, 年轻的沙敖成了一名茶叶商人。与众不同的是, 沙敖特别热衷于远征、探险, 多次深入到大英帝国新近征服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喜欢冒险的激情在这位年仅28岁的商人心中不可抑制地燃起……

YI GE YING GUO SHANG REN DE MAO XIAN

英 罗伯特·沙敖 著

王欣 韩香 译

一个英国“商人” 的冒险

原书名《高地鞑靼、叶尔羌、喀什噶尔游记》

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

穿越昆仑山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 西 域 文 库 ·

YI GE YING GUO SHANG REN DE MAO XIAN

英 罗伯特·沙敖 著

王欣 韩香 译

一个英国“商人” 的冒险

原书名《高地毡靴、叶尔羌、喀什噶尔游记》

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

穿越昆仑山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 / (英) 罗伯特·沙敖著；王欣，韩香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6

(穿越昆仑山丛书)

ISBN 7 - 228 - 08122 - 6

I. 一 ... II. ①罗 ... ②王 ... ③韩 ... III. 游记—新疆
IV. K928.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816 号

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

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

(英) 罗伯特·沙敖 著

王欣 韩香 译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张：10.125

字 数：240 千字

印 数：1 - 5000 册

ISBN 7 - 228 - 08122 - 6 定价：19.80 元



中文版序

潘志平

本书原名《鞑靼高地、叶尔羌、喀什噶尔(原中国的鞑靼)游记——以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回程》[Visis High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har (Formerly ChineseTartary) and Return Journey Over the Karakoram],是一位身份非常的人物,在一个非常的年月,穿越了一条非常路线,留下的一部非常的记录,当然其中还有些非常的错误。

非常身份。

作者沙敖(R. B. Shaw,又译作罗伯特·肖,生于1839年,卒于1879年)身份非常。他是在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空前发展之时来到印度淘金的英国人。英国人早已喜欢并完全离不开东方的茶叶,从遥远的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曾使英国对华贸易出现巨大的逆差。19世纪40年代,让大英帝国特别鼓舞的是,终于在印度成功地引种了茶叶,利润颇丰,年轻的沙敖成了一名茶叶商人。与众不同的是,沙敖特别热衷于远征、探险,多次深入到大英帝国新近征服的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1867年,在那里,从来往的西藏和中亚商人那儿不断听到喀喇昆仑山另一边的欧洲人尚未知晓的神秘地方的故事,特别是听说“一支蒙古穆斯林臣民起来杀了他们的中国雇主,建立起一个被称为‘六城之地’的独立国”的传闻后,喜欢冒险的激情在这位年仅28岁的商人心中不可抑制地燃起,他写道:

注视着这座背后蕴藏着神秘之处的巨大山墙时,这些猜测会让你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魅力。(本书第2页)

沙敖先生久久地远眺着巍峨的冰峰雪岭,以其可怜的知识以为大雪山的背后——新疆,是“中国的鞑靼”、“小布查里亚”、“小布哈拉”、“东突厥斯坦”,让他神往的是“马可·波罗几乎是访问过那个地区的惟



一的欧洲人”。按照他的说法：

我开始认真地为下一年的远征做准备。……亚洲人作这样的旅行往往出于三个动机，他们彼此并不了解。他们的旅行或是宗教及商业性的，也或许是政治性的。他们可以穿越整个大洲去朝圣；可以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贸易；使节们也总是不停地从一个遥远的首领穿梭到另一个首领那儿。这些借口对我都不合适。我决定还是作为一个英国人前去。因为中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宗教吸引力；另外我不可能从政府那儿得到什么官方认可作为旅行的动机。不过我相信，打开东突厥斯坦的交通的良机已经到来。对此我无需解释太多，最终会明白的。于是我决定采用第三个也是惟一剩下的角色，即以一個商人的身份前去。（本书第 10~11 页）

沙敖先生在行前再三考虑后不把地理测量工作列入计划，尽管这样的情报工作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力，但为了让“未开化的国家”“放松他们的警惕”，放弃了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不具官方身份的商人的这次明显政治性旅行终于取得了成功，不仅成为潜入南疆的首批英国人，而且得到了当时霸占南疆的阿古柏的亲自接待，并为不久后的以弗赛斯(T. D. Fosyth)爵士为首的英国高规格官方使团正式“出访”阿古柏伪政权打好前站，沙敖先生为此忙前忙后，而收获则是被任命为英国驻喀什噶尔的商务代表。

非常年月。

沙敖先生是在一个非常的年月里进行这次旅行的。19 世纪 60 年代，腐败的清政府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正走向王朝生命的最后年月。清政府在新疆的军府统治也步入了它的最后日子。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爆发了席卷天山南北反清大暴动，清政府在新疆各地衙门、台站、卡伦被拔除、摧毁。同治五年(1866 年)五月伊犁陷落，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明谊自尽，至此，清政府对新疆大部分地方失去控制。在新疆这样民族宗教特别复杂的地区，暴动很快演变成祸乱：血腥的民族仇杀和“圣战”的劫难。内乱又引出外患，1865 年年初，由中亚来了一支入侵军，为首的是乌兹别克浩



罕国的一位将军阿古柏伯克，即本书作者沙敖一心要拜访的“阿塔勒克阿孜”——“圣战者之父”。阿古柏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维吾尔史料中称其为“安集延坏蛋”，说他领了一帮“从浩罕、塔什干、布哈拉，甚至是从印度、阿富汗来的坏蛋”从喀什噶尔杀到叶尔羌、和田，从库车、库尔勒杀到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在著名的和田大屠杀中，阿古柏见什么人都杀，“以至驴猫都杀光了，真是鸡犬不留地杀光了”。阿古柏肆虐新疆的十多年，可谓新疆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沙敖就是在此时踏入了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以一个所谓商人的身份向这位“国王”送上女皇的祝福。沙敖侃侃而谈，岂不知留下的正是英国殖民者觊觎新疆、分裂中国的历史罪证。西方著名史家马克斯韦尔把这样的问题放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背景下考虑：

当时，英国方面梦想大大发展印度同中亚细亚之间的贸易。这对英国这一时期的边境政策产生了影响，而中国最西部的地区发生了一次叛乱又助长了这种幻想。1866年，以勇猛的阿古柏为首领的独立的喀什噶尔国出现了。与他所赶走的中国人不同，他非常向往同英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于是，伦敦和印度对开辟一个销售印度茶叶和英国产品的新的、几乎是无限广大的市场满怀希望。与此同时，俄国已经占据塔什干，并考虑占领浩罕，也认为阿古柏的领域大有贸易前景，并且深信喀喇昆仑山脉的障碍将会阻止英国人的进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俄国人是正确的。在以后的15年中，英国时而希望同喀什噶尔发展贸易和对之施加影响，时而担心俄国人会在那里抢先一步。19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满以为可以开辟一条通往羌臣摩河谷的商路了。他们深信阿古柏的王国将是在中亚细亚保持均势的一个永久性因素。但是，这个信念由于中国人的胜利重返而归于破灭^①。

这段分析，我们除了所谓的“独立的喀什噶尔国”不敢苟同外，大体上还是说得比较到位。

非常之道。

^① 马克斯韦尔：《印度的对华战争》第19页，三联书店，1971年。



从拉达克到叶尔羌,沙敖来回走的是条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两大山脉间的非常之道。去时走的是羌臣摩道,返程则是喀喇昆仑达坂道,这是这一地区的两条主要道路,在中国境内,前者大体是今天新藏公路的走向,后者是今天通往喀喇昆仑哨卡的国防公路的方向。

羌臣摩道,即列城→羌臣摩河谷→林孜塘→拉克尊→塔尔达特(甜水海)→赛图拉。

喀喇昆仑达坂道,即列城→喀喇昆仑山口→克孜尔塔格→查达尔塔什→苏盖提(三十里营房南)→赛图拉。

徒步穿越喀喇昆仑山,即便在今天也是一段极其危险的行程:壮丽的冰峰雪岭、人迹罕至的戈壁、荒凉的无人区,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种种艰辛在本书描绘得淋漓尽致,仅从欣赏探险的角度体验,挺迷人的,然而,从拉达克经羌臣摩河谷即进入了中国境内的阿克赛钦地区——这是今天印度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的主要地段,更应关注。

拉达克今属印控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历史上则是西藏的一部分。远的不说,拉达克在清代文献中作“退摆特”,即 Tibet(西藏)之音译,《西域闻见录》将之名列“外藩”中,记曰:

退摆特西域别一种也。在叶尔羌南,马行四五十日至其地,土宇与后藏相接。无城郭,宫室凿山为穴。称其君曰汗^①。

1841年藏军与入侵的克什米尔多格拉部的一支军队在列城附近交战,由于双方互有胜负,最终达成一项实际上的互不侵犯“协议”,但并没有明确双方的边界,只是提到尊重“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这一年英印政府的一份文件还写道:

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他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的权力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②。

1846年第一次锡克战争的成果是克什米尔落入英印手中,拉达克

^① 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外藩列传卷四》(1777)。

^② 马克斯韦尔:《印度的对华战争》第15页,三联书店。



也就成了英国殖民者的囊中之物，并覬覦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1865年印度测量局的一位官员约翰逊(W. H. Johnson)经由阿克赛钦窜和田进行探险，通过“勘察”绘制了一幅地图，擅自将大片中国领土(喀喇昆仑以北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英印克什米尔版图，是为“约翰逊线”，为一个世纪后的中印边界冲突埋下了伏笔。1868年11月8日沙散在克列“约翰逊线”的顶端——赛图拉附近时写道(本书第71页)：

四年前，当突厥斯坦的骚乱还在持续时，克什米尔的大君派了一小队士兵及工匠越过喀喇昆仑山(其真正的边界)，在赛图拉建立一个小要塞。这个要塞被他的士兵占了两个夏季；但去年当骚乱平息下来后，整个地区都统一在叶尔羌王的麾下，那些士兵便撤走了。其实，那位大君和我一样，并不享有赛图拉的主权。对于这条穿过突厥斯坦向北流的河流，他从来不拥有任何权力，他无权控制向叶尔羌纳税的柯尔克孜人的牧场。但很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最近出版的地图上还承认他目前这种已废弃了的权力，而且还将他连一平方英尺的土地都不拥有、且其地惟一的居民是另一个国家的臣民的一片土地划归于他的领地之内。应该说，沙散的这些看法还客观。

离开赛图拉以后，沙散所走的路线大致为经今天皮山县的桑株道，再沿和田至喀什的315国道方向行进。为了帮助读者阅读，现将有关地方与今天的标准地名对照如下：

桑株	今皮山县桑株乡
阔什塔格	今皮山县阔什塔格乡
奥依托格拉克	今皮山县巴什兰干乡奥依托格拉克村
伯拉	今叶城县洛克乡博尔村
哈尔哈里克	今叶城县
波斯坎木	今泽普县
奥塔奇	今莎车县恰尔巴格乡乌塔克其村
叶尔羌	今莎车县
库热瓦特	今莎车县恰热克镇库热瓦特村
克孜勒	今英吉沙县克孜勒乡



托普鲁克	今英吉沙县托普鲁克乡
英吉沙	今英吉沙县
牙甫泉	今疏勒县牙甫泉镇
喀什噶尔	今喀什市

非常的记录和非常的错误。

如前所述,阿古柏横行新疆的十多年,是新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从来就是新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大约有三类:一是清朝方面的公私文书,如《清实录》、《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新疆图志》、《左文襄公奏稿》、《湘军记》等;二是维吾尔史料,如《伊米德史》、《安宁史》、《伊犁史》等;三是外国人探险、旅行和“出使”的记录和报告。本书便属第三类。作者以旅行日记、书信的形式记录了1868年9月20日至1869年6月28日来回穿越喀喇昆仑山的所见所闻。书中以一个西方人的眼睛观察、以一位西方“商人”的身份近距离地接触中亚史和新疆史上的重要人物阿古柏,所写下的详细文字,无论其立场、观点如何,都可以说是部非常的记录,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曾翻译出版了沙俄军官库罗巴特金的“出使”阿古柏“政权”的报告——《喀什噶里亚》,1982年,商务印书馆又从俄文原文译介了这份报告的全本——《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本书同那位沙俄军官的报告同属一个类型。我们可以透过英、俄两方面的眼光观察阿古柏及其“政权”,也可从两方面观察英俄两大殖民帝国对新疆入侵的历史。当然对历史文化、大自然探险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会沉浸在本书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中,毕竟这是一百多年前新疆政治、民族、民俗和自然景观的原始记录。

沙敖是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的商人,不是一般不问政治的小商贩,书中洋溢着殖民主义情结,不必见怪。他对中国的偏见、对新疆的看法,自然也不能为我们所接受。如他口口声声将新疆称之为“东突厥斯坦”,就是突出的一例。更要指出的是,“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既不是新疆本地原有的说法,也从来没有被中国历届政府承认,它完全是西方



人强加于新疆的政治地理概念,如同将台湾指称为“福摩萨”一样,是分裂中国的阴谋。关于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还得从“突厥”、“突厥人”、“突厥斯坦”说起。

“突厥”是公元6世纪称雄于漠北的游牧部族,唐末衰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形成现代民族。但是当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把欧亚草原上说着和突厥部族同样语言的许多游牧人泛指为“突厥人”,把“突厥人”游牧的地方泛指为“突厥斯坦”,即“突厥人”的地方(“斯坦”,即某某人的地方)。“突厥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因此,“突厥斯坦”也只能是类似香格里拉那样的地理概念。但这一概念由阿拉伯人为媒介传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并为后者所接受。18~19世纪初,俄国和欧洲的一些人开始将新疆南部指称为“东突厥斯坦”,而与中亚的西突厥斯坦相区分。19世纪下半叶,沙俄征服中亚,在其新领地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府。这时在西方又有俄国突厥斯坦和中国突厥斯坦的说法。在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之前,新疆从来就没有“东突厥斯坦”这一概念。维吾尔族大史学家毛拉木萨应是很有学问的,他在1904年出版的《伊米德史》中曾广泛谈到新疆的历史、地理、文化,但一字也没提到“东突厥斯坦”。地名就是地名,书中沙敖大谈“东突厥斯坦”,并将其同反对中国的“独立王国”联系在一起,其用心显而易见。这说明从那时起,殖民主义就开始了以“东突厥斯坦”为名的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半个多世纪后,民族分裂主义在新疆先后搞出了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东突厥斯坦”从此成为它们的一面旗帜,这也正是这种阴谋活动的结果,所有这些特别提请读者注意。

此外,沙敖谈到新疆的民族、民俗时,也是错误百出,比如:

——月氏是鞑靼的一个部落(第14页),

——乌兹别克人是雅利安化的鞑靼人(第14页),

——柯尔克孜人是纯粹的鞑靼人(第14页),

——东干人是鞑靼入侵者与汉族妇女通婚的结果(第22页)。

这里,沙敖的错误在于将部族、民族、种族混为一谈。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书。谨此向大家推荐。

译者前言

罗伯特·沙敖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英国驻拉达克的高级代表,他曾经先后两次越过昆仑山,进入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游历,是第一个进入中国新疆境内的英国人。本书记述的便是作者第一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时间从 1868 年 5 月到 1869 年 6 月,长达一年多。在这部游记中,沙敖对昆仑山及其南北两麓,尤其是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山川地形、交通道路、物产资源、风土民情以及当时当地的政治局势,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记载。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浩罕侵略者阿古柏盘踞南疆期间,中国文献对于这一地区的相关记载反而比较缺乏,所以本书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一时期南疆地区的社会情况,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

1865 年 1 月,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趁中国新疆境内发生内乱之机,将罪恶的魔爪伸入到南疆地区,在残酷地镇压了当地各族人民的反抗之后,妄图在此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把南疆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阿古柏的这一非法行径自然遭到了中国清政府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阿古柏自知不得人心,统治不稳;为此,他不惜出卖和牺牲南疆的主权,卑躬屈膝地寻求西方殖民主义的支持。当时沙俄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中亚地区,并趁阿古柏侵入南疆之机侵占了中国的伊犁,进一步向南疆地区扩张。作为老牌殖民主义的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也乘机插手干涉中国新疆事务,与沙俄争夺势力范围。在此国际背景下,沙敖的这两次游历便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殖民主义色彩。尽管沙敖本人极力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但是他此行的真实用意却在本书中充分地供述了出来。他公然将武器带入献上,称阿古柏为“国王”

(king),称其所建立的非法政权为“国”(country),而阿古柏则当着他的面向英国女王献媚,双方一唱一和,丑态百出。更有甚者,本书作者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妄加评说新疆的历史,把新疆说成是“东突厥斯坦”,把阿古柏说成是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的“国王”,这是我们不能接受,也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还需指出的是,本书主要由沙敖在这一时期的信件、日记汇编而成,文体显得较为松散,加之许多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法语、德语词语掺杂其间,所涉及的人名、地名、专用名十分繁杂,译写形式前后不一,错讹之处颇多,为翻译工作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时间紧迫,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一些不足和失当之处,敬请识者批评指正。本书前言及1~10章由韩香翻译;王欣负责统稿、撰写译者前言以及11~19章的翻译并润色全文。

前 言

我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本书迟迟出版的原因。

1870年1月,我在结束了叶尔羌的探险之后,返回了英格兰。当时我正准备将此行的笔记整理成书,《泰晤士报》登了封来自印度的电报,宣布要派一批英国官员去阿塔勒克哈孜,即东突厥斯坦国王那儿作友好访问。我立即给一名官员发了封电报,要求加入远征队,不到5天就收到了同意的答复。

所以,我不得不立即离开英格兰,赶往西藏西部班公湖北岸的集合地。

我前次的旅行记录,或是以新闻的形式将每天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或是以日记形式(字迹只有我自己能认得)仅仅将每天的活动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没有机会能更详细的写出来,这些笔记我随身带到去印度的轮船上。由于急于要出版,所以我不得不忍受着六月的酷暑,颠簸在红海的万顷波涛之上。再一次深入突厥斯坦,而不保留一些头一次考察的结果,似乎是很遗憾的,于是我将匆匆修改过的草稿随下一趟邮班寄回国。

当我第二次远征回来之初,时间还允许我对这本书稿在出版前作最后的修正。为此,书稿又回到了我手里。但由于一路上的日晒雨淋,使我大病了一场。

于是,尽管我不想因为对书稿作更充分的修订而耽误时间,但还是事与愿违。

最后,我这本不幸的书稿随我在突厥斯坦和英格兰之间折腾了两个来回之后,现在终于在开始第五次亚欧之行时候脱稿了,相信以后不会再遭受惊涛骇浪的颠簸了。

我希望上述这些对于出版延误的解释,或许能够使读者谅解本书中的许多不足之处。

关于姓名的拼写,我尽量采用字母拼写的形式,这样可以使一个普通的英国读者能够大致与本地人一样拼读这些名词。我惟一的建议就是这本书中的名词应按本位音来拼读,除了“g”要发重音,即使在“e”或“i”之前也是如此。

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读者像当地人那样正确地拼写出这些名词来——他也根本不想这样做,而是大致能像当地人一样拼读。若根据任何一种拼字法来拼读的话,那么将近一半的读者(他们当然并不想费力去学)就会读错音。而我的这些造词,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但我相信却不会因此误导读者。那些拼字法,对不熟悉它们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出错的。

比如说,东方式的短元音“u”的拼字法,就是要读者将它的单词“hue”拼成高舌音!但是得用极文雅的语气来发。同样,如果没有这些提示的话,我们就可以忘掉以前的习惯。拼读“Turk”这个词,就可以像 Jonesian 拼字法所要求那样写成“toork”。其实,字母 u 是个非常容易读错的字母。有一半的人在第一次遇见“Pundit”或“Punjab”这两个单词时,往往拿不准他们应该将 u 这个字母读成像“Hindu”一样呢,或是读成像“Turkey”一样。

我承认,如果我能一开始就希望我的读者们学一种发音表,我就会在书前列一个的,因为我更愿意用 Jonesian 发音法,但是它们在实际中显然毫无用处,反而往往还会由于太过科学化而发错音。

对于英国读者来讲,我也反对使用有时人们采用所谓的外国发音法。组合词过去常常代表某一类东方文字,在法语或德语中可能找不到对应的词,但在我们的英语里却有,比如, Dschenguiz 这种书写形式,发音和我们的 Chengiz 类似,但却没有英语的书写形式好。类似的还有“Djedda”与“jedda”,“diangal”和我们熟悉的“jungle”等。当然,我们英格兰人同我们自己那些东方国家关系密切,我们有关东方的词汇自然不必依赖其它欧洲国家。



目 录

中文版序	(1)
译者前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引言	(1)
--------------	-----

作者驻扎在喜马拉雅山下——对横穿喜马拉雅山区的浓厚兴趣——西藏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天然联系——西藏以外的地区；至今难以到达——阿·施拉金维特(A. Schlagintweit)遇害——约翰逊对和阗(Khoten)的访问——作者对拉达克的初访——西藏高原；它的寒风、村庄及居民——喇嘛——列城(Leh, 拉达克)——与突厥(Toorkee)商人的会晤——他们对从格雷博士(Dr. Cayley)那儿获益而感激涕零——从拉达克返回坎格拉(Kangla)——在巴拉拉恰(Bra Laha)山口的困境——为东突厥斯坦之行做准备——扮作商人身份——译员第万·巴克什(Moonshee Diwan Baksh)被雇佣做秘密代理人打前站

第二章 突厥斯坦及鞑靼的部落	(13)
----------------------	------

东突厥斯坦人的特征——“鞑靼化的雅利安人”——最初的居民可能是雅利安血统——这些人在色勒库尔(Sarikol)的最后遗存——突厥和塔吉克(Tajik)；柯尔克孜(Kirghiz)和萨尔特(Sart)；巴达克商(Badakhshan)和瓦罕(Wakhan)人——乌孜别克人(The Oozbeks)——乞卜察克人(The Kipchaks)——土库曼人(The Tookmans)——哈萨克人(The Kazaks)——卡拉卡



尔帕克人(The KaraKalpaks)——柯尔克孜人(The Kirghiz)——他们的伊斯兰化(Mahammadanism);东突厥斯坦的移民;克什米尔人(Cashmeerees);巴尔蒂人(Baltees);巴达克商人(Badakhshes)——天山(The Thiah Shan);卡尔梅克人(Kalmaks)——大沙漠;多浪人(The Doolans)——准噶尔(Zungaria)——东干人(The Toonganees);族名的语源及人们的来源——塔兰奇人(The Taranchees), 甘肃(Kansoo), 马可·波罗提到的车尔臣(Charchand)——兹尔姆(Zilm)及其大致的位置——塔尔卡人(The Talkas)

第三章 东突厥斯坦近期的历史 (25)

浩罕汗国事件, 胡达雅尔汗(Khooda Yar Khan)被驱逐——和卓倭里汗(Khoja Walle Khan)及其对东突厥斯坦的入侵——阿·施拉金维特(A. Schlagintweit)的被杀——胡达雅尔汗恢复其浩罕王位——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的骚乱——俄罗斯进军西突厥斯坦——东干人反抗中国人统治的叛乱情况——柯尔克孜人对喀什噶尔的突袭——他们的野蛮行为——从安集延发动的新的进攻——东干人掌握叶尔羌政权——穆罕默德·阿古柏占领喀什噶尔及叶尔羌——对阿塔勒克哈孜头衔的推测——征服和阗, 并处死哈比布拉汗(Khan Habibullah)——接见一位俄罗斯公使——对色勒库尔的征服及对其人民的残杀——近期历史年表

第四章 从坎格拉到拉达克的旅程 (37)

库伦河谷——负责照顾一个叶尔羌的孤儿——巴拉拉恰(Bara-lacha)山口——自然面貌的变化——干燥地区的特点——印度陡峭的河谷——绕道拉达克东寻找新的路线——日记摘要——哈吉们返回中亚——他们对基督徒的看法——罗普索(Roopshoo)高原——长着中国人相貌的人们——班



公湖——格雷博士的探险——作者与他一同前往列城——会见叶尔羌来的使者——送译员与使者同去的计划——道格拉斯·弗塞斯先生 (Mr. Douglas Forsyth) 在列城——准备中遇到的麻烦——阿尔贡人 (Argoons), 一种混血儿以及他们的恶行——托普先生 (Mr. Thorp) 提出加入到作者的队伍里——从拉达克出发

第五章 从拉达克到喀拉喀什河的旅程 (48)

道尔古村 (Doorgoo)——羊毛披肩的价格——县克赛 (Tankse)——小马的问题——租牦牛——进入羌臣摩 (Chang - chenmo) 平原——捕猎野牦牛——藏羚羊 (Ovis Ammons)——海瓦德先生带来要联合行动的口信——关于东部地区的报告——同海瓦德先生相遇; 他的计划——反对联合; 两个旅行者分道扬镳——在冰天雪地中睡觉的奇异姿势——林孜塘 (Lingzee - Thang) 平原——“淡紫色植物”与可怜的一点燃料——古德什人 (古德, 来自坎格拉)——长着竖琴般角的羚羊——拉克尊 (Lak - zung)——捕杀野牦牛——厨师病了——西藏人的饮食——冰湖——看见昆仑山 (The Kuen - lun)——喀拉喀什河——深入其岸边——温泉——宝石采掘——克央 (Kyangs), 即野驴 (Asses)

第六章 滞留在赛图拉 (62)

从赛图拉 (Shahidoolla Khoja) 要塞来的信——突厥人; 他们的服饰及风俗——他们所使用的西藏 (Tibet) 这个名称——沿喀拉喀什河而下的路程概述——对柯尔克孜约尔特 (Yourt) 的第一印象——当地的居民——突厥士兵的到来——托他们给国王 (阿塔勒克哈孜) 送一封信——来到沙希都拉; 留在那儿等命令——一位米赫曼德尔 (Mihmander) 受喀什噶尔政府委派到来——海瓦德即将到来所引起的麻烦——继